

明季忠義叢刊

各地忠臣遺事

胡山源編



世界書局印行

明季忠義叢刊

胡山源編

各地忠臣遺事

世界書局印行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 三月初版

各地忠臣遺事

實價國幣一元六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編者	胡山源
發行人	陸高誼
出版者	世界書局
印刷者	世界書局
發行所	上海及各省市 世界書局

明季忠義叢刊序

陸高誼

所謂民族思想，乃近代之產物。昔日地大物博，人人得而安居樂業，卽有一二野心家，與兵稱雄，亦一家一姓之得失，與全民族無關。例如我國歷史所載，雖代有外族侵入，但如蚩尤之戰，夷狄之患，匈奴之擾，五胡之亂，殆皆肆行劫掠，以多獲財物爲滿足，初無毀滅他人民族，移殖自己民族之目的，不得謂之民族戰爭。迨宋室南渡，胡元建國，宋明覆亡，滿清奄有中原，興亡之際，攻戰拒守，情況激烈，民族思想，於是蓬勃而起。

西洋亦然。自工業革命後，各國競相推行殖民政策，以謀國外市場，鯨吞蠶食，不遺餘力。民族思想，亦愈演愈烈。

夫一民族，自有其一民族之特性。語言文字，風俗習慣，彼此迥不相同。故民族無論如何弱小，決不願舍己從人，泯其特性。事也，勢也，亦人情也。

我國自宋以來，歷次民族抗戰中，以明季抗滿爲最烈，而民族思想之色彩，亦以明季爲最濃。蓋後來居上，天下事固當如此。胡君着眼此點，於是有明季忠義叢刊之作。

或曰，今茲五族共和，漢滿一家，胡爲乎舊事重提？余曰，非也。明季忠義叢刊者，以外形言，固爲表彰

明季忠臣義士，動人觀感；以內容言，則為提倡民族思想，發人深省者也。蓋凡為國民，皆有民族自衛之責任，苟有一技之長，即當出其全力，以為國用。是故作者於廣徵博訪，搜幽鉤奇之餘，更吮毫伸紙，寫成專篇，其用心固非僅騁其詞華，以文學自鳴而已。援古證今，尚係一般看法；借古勵今，乃為作者之真意，幸讀者留意及之。

抑江陰、嘉定、揚州等處，皆為余舊遊之地，尤以江陰為最久，幾成余之第二故鄉。余自小求學江陰，前後凡七載，足跡遍城鄉。童年景象，猶歷歷在目。深覺睢陽廟、二侯祠、戚公祠、三公祠等，英風宛在，豪氣凜然，大足以振頽立懦，蔚為民族之光。至於一般民情，亦多激昂慷慨，砥厲廉隅，較之其他江南柔弱之邦，出一頭地。茲者，陣雲低壓，寇氛日深，讀此忠義叢刊，余懷渺渺，尤多思古之幽情，斯人不出，如蒼生何，固不僅撫今追昔，感慨係之而已。

惟作者雖不欲以文辭見長，余仍不能不為之一言，以為介紹。余在世界名人傳記叢刊中，曾言及傳記文學之重要，並預擬中國名人傳記之嘗試。今作者以新文藝之筆法寫舊題材之人物，生動活潑，一洗舊日「官書式」與「流水帳」之濫調，頗合余之主張。至於作者用筆，句斟字酌，絲毫不苟，平實流利，兼而有之。讀之令人心曠神怡，如獲至寶，遠非率爾操觚者所能及，尤為本書之特色。倘各級學校以此為國文課本，或為補充讀物，或作新文藝研究，亦必有極好之收穫也。海內賢達，幸垂察焉。

凡例

- 一、本書純從民族觀點出發，故所錄皆係明末抗滿忠臣之事蹟。其有抗李自成或張獻忠者，雖忠不錄。
- 一、本書掇拾明清諸家野史筆記而成，不錄明史諸傳，故稱「遺事」。蓋明史具在，極便取閱，本書意在補其不及，藉供參考，以成一代文獻耳。
- 一、本書以省分篇。惟其時長城以北，尙無省名，故概稱爲「東北」。
- 一、江陰及嘉定兩地忠臣遺事，已附見該兩地義民別傳中者，本書不再錄入。
- 一、各人所隸之省，以死事之所爲準則。如其人遍歷各省，所有事蹟，並不都在死所，或文中並未確言其死，則亦酌爲變通，隸入出生之省。
- 一、本書以編者一人之力，在百忙中掇拾而成。掛一漏萬，在所不免；分篇前後，恐亦有所未當，尙祈博雅君子，進而教之。

二十八年六月，編者謹識

各地忠臣遺事

目次（以省份首字筆劃多少爲序）

山西	一
山東	四
四川	一九
江西	二一
江蘇	三二
安徽	六八
東北（其時尙未建省）	七四

河南……………七七

直隸……………七九

陝西……………八九

浙江……………九一

福建……………一六四

廣西……………二〇四

廣東……………二一一

補遺

山西

〔目次〕

陳奇瑜

高邦佐自縊

張銓殉節

何廷魁投井

陳奇瑜

陳奇瑜者，山西保德人，丙辰進士。先帝朝，爲五省督。清旣撫有中原，陳公慨然有復讎之意，知事不可爲，遂乃於順治四年十二月，張黃蓋，衣蟒玉，頭頂進賢冠，髮鬢鬢滿頂，揚揚乘轎，竟詣州館，與州守賀熊飛相謁。州守大駭，卽將其違制衣服褫去，質之庫中，而姑聽鄉紳暫保出外。卽飛報督臣，督臣卽飛報於朝，而竟於本處正法。〔下缺〕（研堂見聞雜錄）

高邦佐自縊

高邦佐，字以道，山西襄陵人。萬曆己未進士，授壽光知縣，招撫流移，爲山東循良第一。入爲戶部主事，出守永平，陞副使，備兵天津，陞陝西參政，丁艱歸。服闋，備兵薊州，尋乞養歸，會遼事孔棘，奉命以參政兼僉事。

巡東寧顧經撫不和，西會內訌，勢且莫支。公不得已，具文請告，已得允，而正月二十日，大兵渡三岔河矣。廣寧官吏皆遁，人多勸公西走，且謂請告之身，可以無死。公曰：「吾一日在事，則一日臣子也。若偷生入關，何面目見天下士。」乃作書與母太淑人楊氏訣，以匹馬二僕走松山，乞援於經略。公知必不可爲，乃親書一紙，令家童持信入關，其略曰：「本道奉命分遼寧，家有九旬之母，絕裾出山，抵任以來，飲食俱廢，意圖肅清，迅掃，仰報君父，不意天不厭亂，三岔失守，惟有一死，以殉封疆耳。除西向叩闕，南向拜母，自經公署，以明臣節外，所有隨任家童二名，遣還原籍報信，誠恐關津阻滯，合給印批。」遂整冠束帶再拜，以印綬自經。二僕高永、高厚，謂不忍主人獨去，無給使令地下者，慟哭爭死，永遂以書付厚，抱公屍呼號搶地，仰就其綬尾自縊。時大兵且迫，經略命舉火，并二屍及公署焚之，未及，以馬票給厚，厚年僅十九。有武弁盧科，感公德，棄家護厚入關。有旨贈公光祿寺卿，再贈大理寺卿，諡忠節，賜祭葬，廕一子錦衣世百戶，立祠，義僕高永優卹銀二十兩。（明季北略）

張銓殉節

公諱銓，字字衡，號見平，山西沁水人。萬曆甲辰進士，授保定推官，入爲浙江道御史，以憂歸，起按江右。會東事棘，巡按遼東哀應秦，方以受降，公曰：「遼禍在此矣。」力爭不得。及遼陽被圍，公與應秦嬰城守，應秦曰：「秦不才，待罪經略，當以身殉之。按臣無闕外責，尙可收拾餘燼，爲退守河西計。」公曰：「不然，吾世受國恩，

豈有城破身存之理。」城陷，大兵擁公出署，公不屈，將殺之，比出門，復引公還，好言慰之。公終不屈，乃令二人強扶上馬，送還署，至署門，向北闕五拜曰：「臣不能報皇上。」復呼父母四拜曰：「兒不得事父母。」乃自經死之。公美鬚髯，好讀書，在江西，著春秋補傳若干卷。贈大理寺卿，再贈兵部尚書，諡忠烈，予祭葬，廕一子錦衣世指揮僉事，建祠名曰昭忠。而特擢公父大理卿五典至兵部尚書。而與公同死者，又有按察司副使何廷魁，僉事崔儒秀。

公死事與他載微異，然殺與縊總歸殉節而已。（明季北略）

何廷魁投井

何廷魁，字汝謙，山西大同人，萬曆辛丑進士。授涇縣知縣，改令寧晉，入爲刑部主事，陞歸德知府，擢西寧副使，降黎平知府，尋備兵遼陽。與袁應泰多抵牾，爭納降事不得，乃貽書家人曰：「吾不知死所矣。」瀋陽陷，同事者爭遣其孥，公曰：「吾不敢爲民望。」大兵濟河，請於應泰，乘半渡急擊，不聽。及薄城未合，請悉銳禦之，又不聽。城陷，還署，懷印自投於井。妾高氏、金氏從之，婢僕六人，一時同死。贈光祿寺卿，再贈大理寺卿，諡忠愍，蔭一子錦衣世百戶，賜祭祀昭忠。（明季北略）

山東

〔目次〕

左懋第被殺

使臣碧血

蘿石先生節略

使臣左懋第殉節

凌嗣自縊于濟館

鄧謙磔死

宋汝殉節附張瑞

宋應亨不屈

左懋第被殺

懋第號蘿石，萊陽人也。使北，將館之四夷館。不可曰：「此中國以之待夷狄者，而以之待中國乎？」乃改館鴻臚寺。自滄州追還，北欲降之，使其弟懋泰來見，訶之而去。江南下，北謂之曰：「汝之所以不降者，江南在耳。今何歸而不降乎？」懋弟曰：「降則何待今日？吾之所以不死者，圖反命耳。今國破，有死而已。」作沁園春一闕：「忠臣孝子，兩全甚難，其實非難。從夷齊死後，君臣義薄，綱常掃地，生也徒然。宋有文山，又有疊山，青史於今萬古傳。他兩人父兮與母兮，亦稱大賢。嗟哉！人生易盡百年，姓與名，不予人輕賤。想多少蚩愚，稽首游魂，首邱胡服，也掩黃泉。丹心炤簡，千秋廟食，松柏聳天風不斷堪嘆。他時窮節乃見。流水高山。」殺之無血，唯白乳滿地。（弘光實錄鈔）

使臣碧血

左懋第字仲及，別號蘿石，萊陽人。崇禎辛未進士。初知韓城縣，有實政，以禦賊功，擢給諫，累疏言時事，皆中利弊。十六年秋，出察江防。明年春，京師陷，福王立，擢右僉都御史，泣陳中興大計。時方擇人使北，衆莫敢往。懋第以其母留京，罵賊而死，骸骨未返，上疏請行。於是加兵部侍郎，賜一品服爲正使，與都督陳洪範、太僕少卿馬紹瑜偕行，授經理河北聯絡關東之命，兼祭告先帝后。册吳三桂爲薊國公。懋第以通好遣使，不宜兼授經理册封之命，又紹瑜嘗爲己所劾罷，不可復與共事，言之。馬士英、士英不聽。將發，復上疏曰：「臣此行生死未卜，願陛下以先帝仇恥爲心，瞻高皇之弓劍，則思列聖之陵寢所存；撫江上之殘黎，則念中原之赤子誰恤？尤望選將練兵，枕戈待旦，必能渡河而戰，始能扼河而守；必能扼河而守，始能畫江而安。」士英擬旨褒納，畀白金十萬兩，帛數萬匹，以兵三千護之。既發，或謂懋第曰：「□事貴於死事，宜以代先帝復仇爲辭，先廷謝之，待其情意漸洽，方可議款。」懋第曰：「君言誠是；但敕書謂不屈膝，方爲不辱君命，吾知有君命在也。」

八月，舟渡淮。九月，行及德州，見北示云：「南使只許百人進京，餘留靜海，著自備盤費。」次早，前示旁另黏一示云：「我乃俯僂而循，汝猶正立而面，本非不令而行，何怪見賢而慢？」攝政王聞之，意甚不悅。進至滄州，陳洪範先遣人奉册命授吳三桂，三桂不啓封，卽以進攝政王。王因發怒，謂來使不敬。十月朔，至張家灣，越

數日，禮部官始來迎，將處以四夷館。懋第爭之力，乃服衰絰，奉國書，從正陽門入，館鴻臚寺。翌日，內院剛林榜什一十餘人至寺，剛踞椅上坐，左右布氈於地，餘人坐右氈，指左氈，令人坐。懋第正色曰：「華人不慣席地。」取三椅與剛對坐。剛責以不遣兵討賊，而擅立福王。懋第反覆抗辯，良久，剛曰：「無多言，朝廷已發兵南下。」懋第曰：「江南兵多食足，莫小覷了；且南以禮來，北以兵往，恐非初時救災恤鄰之意！」剛不答而去。懋第隨以謁陵改葬請，剛傳言我朝已代爾等哭過祭過葬過，今不必。懋第乃於寺堂陳太宰，偕兩副使哭臨三日。先備寸楮，令都司某潛出歸報。

當是時朝廷心重懋第，又未悉江南虛實，餽餉禮貌猶厚。已而以侯爵誘陳洪範，備得其情，決計南伐。卽於二十八日遣還。已出京，陳洪範潛請身赴江南招諭四鎮，而留懋第等勿遣。於是追執懋第及馬紹愉於滄州，拘於太醫院。久之，洪內院來訪，懋第叱曰：「此鬼也，松杏之戰，洪公身殉馬革，賜祭賜葬，死久矣！安得復有是人？」洪慚而退。閱數日，李建泰來見，懋第復叱曰：「此非先帝寵餞督師，不能殉國而從賊乎？何顏見我！」李亦不敢見而去。乙酉三月十九日，懋第在院求得一羝羊，奉表祭告故君，復爲文，以隻雞樽酒，奠殉難諸大臣，哭，兩臍盡血。

未幾，金陵破，北宮以駝酥羊炙來餽，且說之降。懋第痛哭不食，題詩院壁云：「峽坼巢封歸路迴，片雲南下意如何？寸丹冷魄消難盡，蕩作寒煙總不磨！」會中軍艾大選先薙髮，懋第立杖殺之。北官來責，懋第曰：「吾

自行我法，殺我人，與若何預？攝政王乃遣兵至院，勒令剃頭，懋第及從官陳用極、王一斌、王廷佐、張良佐、劉統五人皆不屈，同執下刑部獄，旋移水牢，絕其食飲，積數日，懋第執志愈堅，擁見攝政王，懋第長揖不跪。王必欲活之，問在廷謀臣云何？陳吏部曰：「爲崇禎來可饒，爲福王來不可饒。」懋第曰：「若會中會元榜眼，亦知今上是先帝何人？」金侍郎勸之曰：「先生何不知天命？」懋第曰：「先生何不顧天理？」攝政王責之曰：「若自謂循理，何食我朝粟逾半年而猶不死？」用極從旁答曰：「若來攘我朝之粟，反謂我食若粟耶？」王怒曰：「若輩何人而亦不跪？」命捶其頰，用極噴血呼曰：「士可殺不可辱！」王復改容曰：「汝等不畏死，皆忠臣也；然降亦自佳。」懋第惟請速死，王顧廷臣莫爲請者，乃揮出斬之。懋第從容至菜市口，顧五人曰：「悔乎？」皆答曰：「求仁得仁，又何悔？」懋第連呼好好，南向四拜，端坐待刃。忽一官飛騎至，呼曰：「降者爵以王。」懋第曰：「寧爲南鬼，不爲北王！」時正晴明，忽風沙四起，屋瓦皆飛，劊子楊某涕泣叩頭而後行刑。五人皆死，惟紹瑜獲免。有監誅者，與游擊樊通及用極門人徐敷廔，懋第於白馬寺旁，以四人耐，而獨火用極屍，負骸骨歸崑山。用極字明仲，一斌寧國人，良佐、廷佐、劉統皆上元人。

野史氏曰：古人言「從容殉節難，慷慨死義易」。以余觀之，忠孝實根至性，必非一時所能勉也。史督師當國步艱難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，擬節文山。而有弟可程，官庶常於北都，降賊；賊敗南歸，可法請置於理，王以可法故釋歸養母，厥後流寓宜興，閱四十餘年而卒。羅石弟懋泰，官員外郎，亦降於賊，後任本朝；一

日至院謁兄，羅石叱曰：「此非吾弟也。」麾而出之。自非有不可移易者，兄弟之間何以相反若此？然則韓子性有三品之說，殆未可以厚非也歟？（鹿樵紀聞）

蘿石先生節略

刑科給事中左懋第，字蘿石，山東萊陽人。崇禎辛未進士，歷官給事中。甲申春，奉詔督兵湖襄。夏間變，誓師而北。會福王建號金陵，改元宏光，懋第入見，泣陳中興大業，遂命視師江上，除右都御史，總理戎政事。江左朝士方棘，輔臣馬士英，議遣使求清告祭，明大行皇帝，衆莫敢行。左懋第母死於天津之官屯，聞訃至，疏請終喪，不許，因請使北。乃遣水師督臣陳洪範持節，懋第及太僕寺卿馬紹瑜副之。以洪範常鎮遼左，與清用事臣易通，故授以經理河北，聯絡關東之命，而達書于清，傳以金帛。因冊西平伯 吳三桂爲薊國公，世鎮燕京。賜左懋第一品服，加兵部侍郎，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以行。懋第曰：「我非敢以寵榮易衰絰。顧此行君事親事可以兩全，否則抗節而死，不負讀書，以報我君親于地下也。」

秋八月行次滄州，洪範聞清已封西平伯，吳三桂爲平西王，于是遂遣信先奉冊命授西平伯 吳三桂，諭來意。三桂不發書緘冊，封奏攝政王覽之。冊內有「永鎮燕京，東通建州」語，王怒。然朝議既以禮來，且令使臣入見。

九日，懋第至楊村，士人曹遜，金鑣，孫正強，見懋第言報國之志，欲從懋第行。懋第曰：「渡江以來，僅見汝等今上正位繼統，思義勇以佐中興，爾輩正不可多得。」並錄署參謀以行。十月初三日，至張家灣，時議以夷館處使臣。洪範無辭，懋第謂通事曰：「我奉告先帝，並酬貴國之命北來，以貴國爲我先帝成服，不敢先之以兵，命以夷館處使，若以屬國相見，我必不入。義盡名立，師出有名，我何恤哉？」往返再四，遂議以鴻臚寺處使，遣官騎迎之。建旄乘輿，肅隊而入。十四日內閣大學士剛林見使臣曰：「何不朝覲？」第曰：「議禮定，然後見。本朝不知貴國之事，以貴國有禮于我，故命使臣陳謝，自應以客禮相見。我朝不幸，罹此大變，今皇帝正位繼統，圖中興大業，汝何言朝貢也？」剛曰：「爾福王奉何人命僭位？」第曰：「先帝遇變升遐，豈有遺詔？今皇帝爲先帝之弟，兄終弟及，率土歸心，奉天繼統，理所宜然。」剛曰：「既知崇禎死，若何不死？」第曰：「若此言可以責我。我奉先帝命，督兵勦賊，月餘始聞變。我固爲今日計，徒死何益！」剛曰：「既勦賊，賊破京師時，爾作何事？」第曰：「我奉命勦張獻忠，犯京師者，李自成也。我聞變時，即勒兵北行，路聞汝國已驅賊都燕，我若即來，非勦汝矣。以若言，不過難我以不死。譬如昔年，汝國入犯琉球，高麗遂叛。汝國可以責守國諸臣，其將兵入犯者，何能罪之？」時懋弟聲色俱厲，而洪範，紹瑜唯嘿不言。第曰：「莫說我江南小，江南盛大！」剛曰：「誰言大！」第曰：「是我說者！」剛即遽去。明日復來言，略如前。第曰：「我來祭先帝，因酬謝貴國，非以降及和來，安以屬相見？若相見禮少錯，後無一事如命矣！」洪範曰：「既不可見，姑以金帛先之。」第因舉示曰：「銀兩以賞陵